



04083

輶山堂文集卷五

駢體奏摺

代李雲巖中丞

世傑

謝

賜蘭亭八柱詩墨刻摺子

伏惟我

皇上右文極治嗜學幾餘聿新前代之貞珉嘉惠後來之藝苑宸章炳耀冠禊帖而重發其光聖鑒精詳合摹本而兼收其善補舊觀之刊缺次及畫圖哀衆說之紛葩駢羅評跋何事不籌其美備匪捧卷而云然有作必集夫大成即開緘而如見獲與琳瑯之賜實增樛櫟之榮伏念臣生白邊方起于流外忽瞻天筆快目所未睹之奇欲罄葵忱凜口不

輶山堂文集卷五

一

能言之懼惟有向明高弄加謹珍藏儼晨夕以對揚率子孫而頂禮庶咫尺如依丹陛益日嚴敬事之誠幸全家仰沐奎文或一洗偏隅之陋

代曹竹墟先生請以其官

賜封伯父摺子

竊臣自起家詞苑洊沐生成擢侍禁庭備員卿貳茲復恭

遇

皇上御宇五十年元旦恩詔得由現秩敘進一階重荷新

綸推封三世撫衷循分更有何求惟念臣年甫勝衣即從胞

伯故廩生某受學開示醅切訓勉周詳賞業輒喜溢于顏督

過至涕承于睫凡微臣愚陋之所及皆臣伯誨勗之所成而

生前則場屋辛勤無功白首身後復子孫凋謝罕業青箱臣



緣猶子之親更篤本師之誼知源有自報德無期惟有仰懇

天恩俯准將臣本身及妻室應得封典賜封臣伯某暨伯

母某氏義由特起恩冀勿覃俾伸曲致之情藉慰久賚之

志廿年家塾劬勞不異于所生一品朝榮追逮忍歧于自

出庶王道本情之所許亦聖恩教孝之所推用敢遽瀝私

忱仰塵天聽

大學士滿漢文武大臣恭賀臺灣全郡蕩平摺子乾隆

三年三月代

伏思賊首林爽文前已生擒南路賊匪自當以次翦滅乃官

兵自北而南甫及旬月復將賊目莊大田擒獲解京實不意

為期如此之速且林爽文莊大田縱不能遠竄稽誅而或窮

輶山堂文集卷五

蹙自戕或臨陣被戮雖已伸乎天討究未暢乎人心今于

匝月之間連縛二渠以獻飛馳俘檻快萬里之傳觀緩下歐

刀伏五刑之具備始正懸街之律用彰狗市之文皆由我

皇上先幾炳燭睿晷通神迄事精勤至誠仰佑凡用師而必

克更致賊以皆生伐苞逮葉應機既妙于因心繫兇連犯獲

醜亦成于從欲自此永綏絕島底定重洋畫疆建銅柱之標

陳陞製樓船之凱環瀛稱慶率土蒙休

代行聖公孔憲培謝賞雞雛待飼圖御筆摺子

欽惟我

皇上德廣堯仁道先舜哲保民如保赤愛之至而護之周盡

物以盡人知之明而處之當雖值幾餘而染翰亦厘民瘼以

求甯偶臨舊蹟爰觸類于將雛特煥新題因發凡于待哺時
萬民之飲食寄此心聲身四海之痾瘵形爲手畫是用壽之
圖府頒及臣寮俾由肖物之奎章共識養民之訓典有銜必
其但得粒以奚飢拊翼相溫縱遇犀而不駭廣鴻雁無鳩之
義卽開卷可以觀仁勵牛羊待牧之忱豈披文不能知意臣
仰邀先德早列崇封雖未試乎民艱尙飫聞乎家語治道非
得半自安之數必思庶矣何加王政無分財相與之恩所貴
惠而不費欣荷 天文之遙賁敬瞻聖蘊之適符臣惟有蚪
簡同珍麟書並弄衣冠頂禮仰藻繪而如近 天顏晨夕追
摹安飲啄而胥忘帝力庶幾觀化率東父老服疇食德之先
不負舉隅爲魯諸生學道愛人之倡

代行聖公孔

憲培

謝

賞御批通鑑輯覽並

御製生

擒林爽文生擒莊大田紀事語二十功臣像贊各墨刻

摺子

欽惟我

皇上天亶聰明古稀神武等百王而權衡允當均四海而喜
怒無私彙綱目之三編積幾餘之乙覽正訛聞于前史信其
可信而疑其可疑絕袒論于諸儒左所當左而右所當右微
言闡要紹衣印 聖祖之心傳 睿斷成經命討本宣尼之
書法而且存紀年於江左附事實於殷遺大哉過湯武之心
廓然同天地之量允宜懸國門而示典頒鬻舍以垂型至若
王師濯重海之征小醜服弄潢之律伐苞旋以逮葉凱歸

弗俟乎淹旬繫兜遂以連犯生致祇煩夫尺組笳清鼓競豐
亨宜日之中風正潮平大有自天之祐凡此成功之神速悉
由睿算之精詳迺復登進虎臣命開麟閣十盪十決圖
褒鄂之弓刀一德一心寫蕭曹之劔履重以特揮天筆不
煥奎章紀事若親經其地豈徒文核而理周贊詞則各肖其
人匪止思精而體大既次第勒之珉石並同時錫及班聯臣
叨列躬桓司存俎豆未與紬書于祕省愧無橫草於戎旃而
夙聞繁露元苞之義敢云仰袞鉞而不知早讀大明常武之
詩亦若聽鼓聲而思奮惟有率先薰沐敬謹編摹與多士殫
心於夙夜冀由知古而知今爲聖朝效用於將來庶克允
文而允武

代留京王大臣以下賀巴勒布進表納貢摺子

伏查巴勒布遠處西藏之西從古未通中國聲教因其人往
來藏地貿易以圖伯特人攬鹽增稅等細故彼此構釁前駐
藏大臣慶林等不能妥速經理又於巴勒布稟請進貢時誤
聽噶布倫索諾木旺札勒之言不爲具奏以致巴勒布在西
藏邊界宗喀等處滋擾仰賴我

皇上明炳幾先特派鄂輝等前往辦理屢頒訓諭密授機宜
先惕之以聲威繼宣之以誠信凡從前噶布倫等苛刻巴勒
布之事盡行禁革明定章程俾日久可以相安遵守巴勒布
初則畏威遠遁旋復慕德來庭前遣頭目赴營乞降茲於大
兵將撤之時又遣其大頭目瑪木薩野等頂經設誓跪道焚

香顛請進表納貢觀其情狀實出惘恍迴思此事之初聞莫必成功之能速雲生馬足幾同轉粟青天雪沒牛脂難比過師衽席乃竟不煩兵矢坐致柔徠良由運神武於怙冒之中用能收格被於羈縻之外非止息其駭喙更將懷我好音從此化人舊域永安梵唄於三乘仁看王會新圖益廣勾傳於九譯實爲普天同慶前史稀聞

代廣庭相公謝賜墨刻紗絹香料等摺子

伏讀御題韓幹卷詩因明皇試馬之文柔溯太宗臨陣之英武祖何雄而孫則弱創匪易而守亦難卽小觀大皆監殷監夏之思有初慮終悉銘劒銘孟之義允屬奎文之寶鑑豈惟璧府之琳琅又伏讀御製太常仙蝶詩物久而神時清

則見匪止昆蟲之威若儼同麟鳳之來遊得天藻爲之發揚益垂徵信庶靈蹟因而不朽亦慶遭逢至若百和珍香屑由瓊液六銖仙縠織自雲囊下方聞氣而不知名凡骨撫躬而無以稱乃時當令節賜出尙方揚芬播烈如攜濃篆於采恩疊雪含風若挹徵涼於殿閣旬日之間屢蒙恩賚家舊有賜書千卷復邀鳳藻之頒身已被命服九章再啓鶴紋之錫誇鄴侯之插架未足云多誦杜甫之賜衣過之已遠

代李雲巖大司馬回籍陛辭摺子

伏念

臣由佐雜微員荷蒙

皇上不次

天恩任畀封疆榮躋九列消埃未報衰病遽臻

資醫資藥頻叨逾分之隆施賜馬賜輿備沐非常之異數茲以應權咎譴復蒙 特賜矜全俾臣得衣錦家山含飴暮齒自此桑榆之歲月皆由 雨露之生成惟受 恩四十餘年還鄉八千餘里驥衝力盡縱鳴櫪以何施戀主情深每頓銜而不已撫衷惻惻臨發依依此後惟願仰庇 鴻慈藉綿衰朽恭遇 聖主九旬萬壽再得重扶病骨八觀 天顏則臣所延企而求額手以冀者也

代穆中丞

和藹

謝

賜御製四得論四得續論墨刻摺

子

欽惟我

皇上德合中庸道參易簡備矣箕疇之福躬其實而不有其

輞山堂文集卷五

六

名曠然堯屋之心得其理而甯惟其效用契微言於聖緒特垂創論於幾餘上下篇相引而深前後義如環而復有天下而不與詞窮臣子之頌揚非其德而弗居理絕凡庸之覬覦雖亞聖猶疑於一間况經師違與於高深臣識等拘墟明慙窺隙豈足盡圖書之祕勉勤晨夕之仰瞻庶幾珍什襲之藏永作子孫之世守

代穆中丞謝

賜藥錠摺子

伏念臣

忝任封圻屢蒙

恩賚茲屆天中之令節荷分

內

府之靈丹廣節宣之義方試已經助長養之仁備周豫蓄豈惟珍之組佩遠勝逢吉於茱囊還宜調以衢尊共普延齡於菊水銜 恩何極顙慶同聲

又

伏念臣職司牧養任寄節宣恭逢吉午於天中分錫神丹於
內府製出龍宮之祕壽由蟾窟之靈既疏滯以養榮復辟
邪而衛正嵩頂之菖蒲九節共薦盤菹宛南之菊水千齡同
煎鼎液豈維衰白得永沐於清和將與耆黎咸並登於仁壽
含咀何極抃舞難名

代穆中丞謝 賜御製墨雲室記墨刻摺子

欽惟我

皇上念切箕微道高堯屋遇物而引伸作典涉趣而宣示成
經偶因古墨之一圭不仰 天文之疊煥詳其藻刻獨摹有
滄之雲錫以嘉名用額斯干之室遂使南唐外史姓名獲耀

輶山堂文集卷五

七

於 宸居北宋詞臣章句並登於乙覽而且義深連類理妙
逢源觀氤氳而期降澤含膏適喻乎生花賞堅正而悟用賢
明試乃通乎絜矩在在寓勤民之隱言言蘊格物之精臣愚
等面牆陋宜飲墨竄矣窺瞻之莫逮俛焉盟誦之維勤誌今
歲春霖普被竊喜銜聯敷奏之中荷茲辰 天藻同頌何慙
名在賡歌之外

代穆中丞謝 賞戴花翎摺子

伏念臣世受 國恩特邀 天眷涓埃未效由庶尹而超任

封圻尺寸無長蒞中邦而兼司文武固已擁麾旄而滋媿紆
黻佩以懷慙乃若翠羽影纓金花耀首為有位旌功之異數
實我 朝表最之徽章披衣一品而弁端之藻映常虛秉節

四方而柱後之飛揚絕少蓋必身親行陣伸敵愾以蒙褒又或恭扈時巡備屬纊而預賜臣功無授鉞事異迎鑾義緣借紫之推榮在珥貂以上舉頭戴德顧影知恩捧綸錫而重若邱山仰天顏而近如咫尺動色鑒梁鵠之翼豈徒聳異於觀瞻關心比池鳳之毛倍切欽承於負荷

代穆中承謝 賞鹿肉摺子

伏念臣闔門鼎食仍世升華珍腴屢逮於先嘗高厚常懷於每飯茲復恭遇

皇上躬巡紫塞典用三驅親挽黃間壽開九袞用溥分鮮之賜式昭受祿之祥馳錫上蘭騰歡中土手欲拜而心已壯如仰六師備武之威頤未朶而額先加益徵萬歲康彊之吉

含咀何極慶幸難名

韞山堂文集卷五

八

代穆中承謝 賞舊五代史及顏真卿書朱巨川告身石刻摺子

欽惟我

皇上鑒古幾餘右文治定甲乙富西清之帙琳瑯煥東璧之廚乃復蒐羅不厭於求詳嘉惠用伸夫快睹昔居正之史就原首歐書自泰和之詔行僅存明典命儒臣而輯墜冠聖製以提綱仿南北二史之兼存不嫌駢贅踵新舊唐書之並用倍廣參稽又若朱巨川以五品散員名湮竹帛顏平原為兩書身告光重璠璣而收藏之好事多各矜韓起之環卽鑒賞之名家亦分識張華之劍乃次第並登於祕笈遂同時

仰荷於天題信其人有托以俱傳驗神物至時而必合臣
胸慙窺豹腕劣塗鴉忝分守土之榮獲預賜書之列惟有飭
學官而肄習益廣中州文獻之徵同 誥典以尊藏兼貽家
世忠貞之勸

代穆中丞謝 賞福字鹿肉摺子

伏念臣植基淺薄受祿慚惶屢叨稠疊之恩施未有涓埃
之報稱茲復以時當浹歲賜出 尚方篋啓鸞箋仰 天題
而猶濕盤登仙脯捧 禁鸞以逾珍將使澤究春祺普河洛
崧高之美利爰卽鮮分冬狩示添沮岐下之蕃昌臣拭目知
榮朶頤誌慶敢不及時自效勉承敷錫於箕疇從茲每飯常
懷如侍龍光於鎬宴

又

伏念臣屢沐龍光世叨參養每受逾涯之賜彌深非分之慚
茲復以歲籥將週 恩暉特賁 天書爛漫廣視慶於受釐
仙脯馨香寓吉祥於頒祿仰見幽岐之富有兼及諸鮮覃敷
河洛之盈甯特先有位臣目榮拜覩心凜薦嘗接 楓宸在
咫尺之顏捧禹畫而嘏隨春至推萃野相呼之義飫堯厨而樂
與民同

代穆中丞謝 賞正陽橋疏渠記墨刻摺子

欽惟我

皇上潔齊享帝和會居師一興建而慮必周一疏鑿而澤必
溥茲以郊壇左右每虞積潦而封沙爰卽 輦路東西 特

命灑渠而治埭整歲三之法駕燦朗星河展尺五之恩
波清華水木自此塵氛不到穹宇常高因之炊汲咸資漣漪
四達以視漢橋中涓徒恢魏闕之觀瞻唐濬曲江祇盛長安
之遊讖夫固度徑庭而相去擬蠡海以懸殊允宜炳煥宸
章宣揚 聖意俾敷天之同仰貽奕禩以式遵臣家近天衢
心依日下耳熱 欽工之深廣眼明 御記之昭回開卷歡
忻捧函抃舞未獲甘泉侍仗如親見 聖人昭事之誠不辭
沔酌賡歌庶代陳萬姓承流之慶

擬謝 賜黃馬褂摺子

伏念臣自膺重寄備沐 殊榮補繡麒麟已獲章身之安吉
纓影孔翠游蒙耀首之光華茲復以 蹕路行衣特許給

韞山堂文集卷五

十

御前上采象因捧日難概常朝纒赤之章義取從龍遂超前
代紫紉之典侍 行殿而螭頭不避翼 變輿而豹尾無呵
臣受 賜屬纊謝 恩跋馬榮更上 宮衣一品每顧影麴

塵紅雨之間願竊備宿衛終身長盡心 黃屋青旂之側

代穆中丞謝 賜御製圭瑁說摺圭說反蘇軾超然臺

記說墨刻摺子

欽惟我

皇上道隆參建心勅幾康閱天下之義理既多雖舊說可備
疏其謬躬大學之正誠至久卽高言猶徐悟其浮原夫議禮
之家具詳典玉之制實則經生泥古多緣附會爲引伸兼由
國史夸時更假鋪張爲潤色存覆冒之說爲近理而傳聞弗

盡概諸圖辨摺執之事在難行而徵實況並無其器義歸敬
德事重齋心共欽創獲於宸章一息無稽於籛口若夫神
遊物外本高曠之成言心在事中乃緝熙之獨得備物與民
胞於一體會天涵地負于寸衷覺坡語雖工究不離乎慧業
自天文特煥始曲盡乎冰兢衛武公九裘陳詩未必精心
能及周文王百齡學易庶幾聖揆同臻臣數典無文窺斑
寡學而器在何如德在猶足恢禱昧之見聞外心甯比內心
尙粗識 聖明之指示仰瞻曷已慶抃難名

代穆中丞謝 賞回疆三十韻詩墨刻摺子

欽惟我

皇上功恢拓遠念切持盈開一萬里之耕屯安三十年之樂

輶山堂文集卷五

十一

利凡此回疆分索舊爲準部輸糧電掃風馳傳箭唱將軍之
凱星羅碁布連城列都護之營從此莎車疏勒總入堯封迄
今溫宿焉耆盡昉禹甸擅禾黍桑麻之利長資沃澤於雪山
兼魚鹽蒲葦之饒更採琳瑯於玉水戶減年租之六不識催
科軍餘歲入之三無勞轉餉是用遡前勞於王會紀成事於
天章而推誠常待以公明誌慶倍承乎敬惕親揮宸翰
廣錫班聯臣識等窺蠡功無橫草夙奉單車之使語所能詳
今瞻巨卷之頒目如重覩惟有捧天題而抃舞欽世守以
珍藏

代穆中丞恭賀廓爾喀投誠納貢摺子

欽惟我

皇上聖武布昭仁恩翔洽衛藏自累朝戡定豈容小醜之陸
梁準回尙萬里開疆孰禦 王師之撻伐 命紫閣圖形之
上將統白山背鬼之精軍摧礪隘如朽枯度巉巖如衽席十
拔其五賊巢將覆於屢燬一以當千士氣更雄於累捷逆酋
駭喙乞命博頽歸誠肆彼罪人貢其馴象我

皇上契成湯之開網取諸葛之攻心國體既尊彼彈丸僅吾
甌脫 皇仁尤溥卽蠢爾亦我蒼黎毋究武以歆上帝之鑒
觀勿多殺以宏壽佛之慈願實天下臣民所共仰並化城僧
俗所同欽

代座主韓城相公王偉人先生公謝陝西蒲城等五縣
蟲災二麥奉 旨緩徵摺子

欽惟我

皇上篤念農功勤求民瘼薄歎亦關乎宵旰 湛恩無間於
偏隅伏念郡接扶風本關陝膏腴之壤春多宿雨九來牟芑
茂之徵而乃過潤生瘡因肥致損偶好妨之蠕動致稍葉之
彫枯幸同時百二普豐數縣僅彈丸爲比況此內奇零受損
千畦非鞠草相連猶復仰沐 聖慈曲加體恤給之籽粒旣
不煩稱貸之勞緩以輸將復俾免催科之擾刈陳根而播新
種可期東失而西收倍畝入以補倉存何害夏無而秋有是
則十行丹札如飛瑞穀以甦飢五邑蒼生共仰天膏而續命
臣等身依 禁近念切鄉關傾讀詔之葵忱豈在華下封人
之後廣頌 恩於梓誼宜率長安父老之先

韞山堂文集卷六

武進 管世銘 緘若

駢體序

少司農兼少宰董蔗林先生四十初度序

代

六卿分職莫先天地之官八座需才並副銓支之掌領圖書於東壁久讀盡天上娜嬛侍筆札於西清早吐棄人寰月露自非世傳明德天挺英姿慧業前身宰官現相道可權衡乎食貨鑒尤精別乎人倫孰克早踐台階深邀 主鑿筦樞而司喉舌聽履以上星辰入簪筆乎螭頭出貳車於豹尾聲名官職一時之物望咸歸著述門牆天下之文章莫大如今少司農兼署少宰蔗林先生者乎蓋我 聖朝以藹吉休祥之

韞山堂文集卷六

一

氣命世興賢先大司空以忠清粹德之躬仍家濟美公夙稟江山之秀幼承詩禮之傳置身千仞襟情則弄月以吟風績學三倉文筆則散珠而橫錦衛玠勝衣之歲黃香扇枕之年固已鴈塢題先龍門步穩木天清美玉署高寒石渠爲才子之官瀛嶠實神仙之宅已而柏梁應詔擊鉢而成貝葉繙經書金以上名高 中禁將五鳳以先翔職重承明視八磚而緩出翠管與銀罌並賜豐貂及文綺齊頒蓋由才慮宏通道識虛遠用能蔚爲國器簡在 宸衷超由侍從之班進預經筵之直同列相驚爲異數前賢莫逮此殊榮時值葢榜將開桂輪欲滿江海擅風華之藪斗牛迎使者之星特簡人豪往司文柄參苓杞菊收之藥籠而皆珍鷗鷗鷗鷗助以風雲而

畢奮得陸公爲舉主冠蓋稱榮作安定之門人衣帽可識返
自轡軒之役遂分臺閣之尊濡丹穎以代 王言考黃圖而
執國度絲綸維允率作無譌道旣不名於一家任亦不專於
一職教典實地卿是建度支關民命所天出納九圜會計萬
國委琴絲而必理投盤錯以咸宜 帝難其人公堪是職又
若增益標勝宏獎風流懸冰鏡於寒空朗玉山而高邁王戎
簡要裴楷清通平分敷教之寬小試知人之鑒至於精研象
隸琳瑯崔蔡之篇揮灑煙雲皴染荆關之筆宜春帖子每經
學士之分題禁夜詞頭屢被中人之宣索以及賚千緡而購
典關三閣以藏書仰 聖人稽古之盛心號文士彈冠之良
會然而學窮測海固應才謝然蔡公獨身總其成心知其意

輞山堂文集卷六

二

字讎魚虎始進幾餘理辨淄澠乃登中祕揖向歆而不遠陋
荀鄭而非夸 天顏垂冬日之溫臣志凜秋霜之肅自歷清
要不記燠寒率禮蹈謙慎朝惕夕遡昔名臣之際會半由奮
迹于中身謝安雲臥未是早榮伯起鱸升僅而晚遇乃衣垂
赤紱望久重於文昌花映朱顏年甫登乎強仕維暮之春爲
公初度門下士以余交遊有素崖略粗知丐蕪筆之辭介初
筵之節斯時也日晴方永風暖初薰龍池之柳垂青上苑之
花含笑卷繡鞦韆銅龍金馬之儔播笏颺言虎觀鴻都之選
莫不文成錦繡韻協笙簧公方抑抑持躬恂恂讓善侍大夫
人于邸第率諸弟子以行觴芬菲借玉筍之香馥郁勸金萱
之酒居三百六官之長羨此時斑綵娛親閱二十四考而深

此他日黑頭作相

崔別駕曼亭

龍見

暨錢恭人五十雙壽序

代

登科記裏罕聞世德之三傳拜慶筵前難及親年之並艾良由源開積善前修皆隱大其門代嗣徽音在抱卽預深其教用能甫執黃童之扇旋佩虔刀累貽桓氏之經如乘鮑馬才名弱冠過庭早愜親心科第華年鞠膺先紆朝絨洵人世遭逢之僅有乃德門食報之必然恭維具官曼亭五兄同年蒲坂名家蘭陵寄客少有聖童之譽讀書等身長矜快婿之稱射屏中目筆床翡翠成博議于蘭閨人鏡芙蓉注名經于蕊榜尺咫而蓬山未踐十年而花縣初臨庭設蒲鞭門陳盂水楊震却無知之饋仇香化不罰之氓愉愉之賢可懷久而自

輶山堂文集卷六

三

浹赫赫之名不務去乃見思若夫憫无妄之遇災輒謀手引慮平反之受責慨以身當義形于色上官爲之改容德惡其聞平曰未嘗挂口且于政事之暇不廢登臨鞅掌之餘惟耽吟咏懷古在石馬銅仙之蹟每灑名篇屬和多李端錢起之流都成一集旋晉方州之寄頻增五馬之榮升卿到官卽逢錯節皇甫獲賊乃更左遷間關去蜀歸裝無琴鶴之攜蕭瑟過秦舊部有壺箎之迓旣而去作西湖之長仍分通守之銜地推名勝曾宦白公秩卽卑貧昔羈坡老況幕府如薛宣之擇吏中丞多裴度之愛才不以散官屢懸屬昧異于羣倖勿令折腰獄有矜疑許引經而決事郡當雄劇俾借職以權知重煩急檄于成都遂下連檣于夔峽救災猶火此行卽險復

何辭致粟如山是歲迺饑而不害更有德配錢恭人頌椒風
慧詠絮高才左家嬌女相攸厓名父之心樂氏冰甥擇吉艷
路人之目和房中之雅奏鳳瑄齊鏘掇天上之瓊枝鸞車同
步而綺叢生長偏能手理藿鹽金屋將迎常見躬被浣濯曹
大家暇修以饋會逮于姑蘇長公斗酒言歡必謀諸婦已而
其凝香于燕寢倡雅集于衙齋維時阿大中郎本幼日差肩
之侶羊曇桓野半先公刮目之賓適並集于關中遂其來于
席上競抒高響迭奏新聲恭人獨洗盡鉛華破除脂粉特工
跌宕有青蓮搔首之風時出瓌奇亦長吉歐心之句已傳紙
貴無取詞諛則有立壁奇寒下帷將老使君識堂下一言之
善處士矢終身北面之恩而犢沐方鰥啓期未娶首捐條脫

聞風乃爭助修錢旋抱甯馨誌德當例名賈子至若旁郡邑
山林嘯聚巾別青黃惡少年都市橫行丸探赤白太守方悉
師逐賊斂眾登埤恭人進懷恤緯之忠退勵摩笄之志盡攜
子女填土門間預飭家人積薪樓下固將爲掃帚之張許作
巾幗之臧陳矣亡何烽火徐平一官南徙波濤絕險盡室東
還有田種秫半歸折券之家無館畱賓猶舍索逋之子吁其
甚矣曷乎艱哉而能黽勉無嗟戚之容相莊皆自得之色苑
枯盡厯陋元表八越之詩夷險深知擬梁孟棲吳之計爾乃
官曹閭寂報郎君奪錦而回人吏蕭條歛騶騎連鑣以至竟
登瀛島解阿父生平退鷁之嘲遠寄宮花酬慈母午夜丸熊
之瘁又況燕山五桂咸許晴青馬氏諸常不惟睂白固知剝

無不復晦乃益明何難舊物之克還更佗家聲之益大乾隆
某年某月值恭人五十設悅之辰曼亭太守更二歲而亦及
焉登太行而思親舍嗣君輒援筆陳情集灞岸以送行人年
友各抒詞爲壽謬推祭酒特屬弁言余自維與曼亭太守霞
裳同詠夙深韓李之交雲客編修玉筍親收復忝荀陳之誼
相期有素於義奚辭所愧文非黃絹難稱鯉庭鸞掖之篇尚
希談接青綾略識林下閨中之致

祭文

劉少司空元配余夫人繼配趙夫人祭文

嗚呼天祚名卿必淑其偶天啓德門必賢其母唯我司空邦
國之楨宜家有佐蘋藻璜珩前徽旣修後型克紹次第來嬪

輞山堂文集卷六

五

齊芬並曜門楣邢尹禮法郝鍾迭相夫子柔惠溫恭維余夫
人幼嫻書傳早適司空共嘗貧賤斥珥佐膳紉針侍書室中
瀟灑堂上恬愉司空少年屢頻困廢龐婦婉婉章妻慷慨迫
公初貴獨身京師五年畱侍子職母儀晚一至邸實維嚴命
漿藿米鹽辛勤家政北風烈烈不製一裘終歲蔬茹不御庶
羞曰帛曰練惟二親壽有豆有觴惟賓朋侑先是夫人爲母
吮疽迄以不起絕而復蘇至哀銜胸遂感心疾積勞數年病
迺增發醫進參劑却而不觀忍一椀藥耗半月餐作書尊嫜
姑姊娣姒未病一夕先期料理傷神奉倩哀逝安仁衰顏弱
息惻愴難論菊繼蘭芬珠賡璧彩維趙夫人後先媿美司徒
之胄狀元之孫高行殊邈毓德名門是時司空視學嶺表百

兩迎來翟衣翠葆貴不詞倨富不色驕前人是式裙布簪高
維舅維姑相顧而樂得婦如前蒸嘗有托維子維女相攜以
嬉得母如腹啼笑不疑先太夫人老而病隔視問年餘瘁形
於色泊乎見背鬢髻治喪靡不中禮大事以襄歸卜牛眠奉
安三世祿八不逮鬻奩以濟司空再起督學皖城奉舅官舍
滄澹是營老人年高輒樂鄉土復侍以歸著苓棗脯司空內
直洊貳冬官鳳雛相繼刷羽凌翰薇省木天清華莫比五色
鸞書頻煩送喜尊舅有命夫人行並挈兩婦偕之上京每
日早朝櫛沐起視檢校茶湯整齊封事貂錦紗紵天錫優
覃必以奉舅絡繹緘南司空抱疴昕夕環侍察色聽聲籲天
請代公病稍間夫人疾增瘁而不言一蹶莫興曾不逾年公

輟山文集卷六

六

亦捐館高阡並耐相莊匪遠自公始微有理糟糠洎公既貴
有治黻裳維公之名泰山北斗維兩夫人實相左右在昔元
相前章後裴並有令德爲時所推亦越歐陽前胥後薛咸嗣
徽音教家以則以今準古始有過之彤史載筆宜無媿詞薦
牲在俎酌齊盈益彷彿雲軒庶幾來饗

公祭錢太翁鑄庵先生文

嗚呼維公之先代有明德太僕講學尚書正色迄惠安公以
仁去職禦災捍難沒而廟食遺澤未究篤生先生識字學語
擲管弱齡長益綜練緯史經經博通掌故吏事尤精早列賢
書旋膺薦舉出宰越中循聲卓魯枹鼓不驚催科無苦瀆安
曰父黃巖曰母取忌同列中一去官復緣社穀齟齬萬端忍

累賢宰民何以安絡繹擔負旬日告完先生性剛疽發甚始有客款門投劑疾解酬之不顧叩之乃駭大盜誣引賴公免罪 特恩起廢再篆專城善讞疑獄闔邑神明桐廬去任攀泣路盈至有老嫗獻麥二升晚調蕭山俗多獷悍撫以仁慈厥風丕變適遇暴漲江潮倒灌瘞死拯生不遑寢盟急以災上大府難之同列皆退公獨期期觸大府怒盛氣相持公爭益力動以危詞 天子仁聖飢溺由己 天子明睿燭於萬里匿不入告民將死徙璽書下責公甯無悔大府雖怒爲之改容檄吏勘實繕奏未封事果上聞 詔責重重會己夙辦因得彌縫大府乃驚令才果異自此傾心別于屬吏會有貪夫請冠未遂讒之制軍含沙難避以濫賑劾章再畱中 帝

稔良吏有意帡幪最後露疏仍付考功尚令八對未卽罷公時公長君已魁天下公遂引疾優游林野樂道著書行醇量雅不問射牛勉循數馬邑中大祲饑疫相因公首勸善出粟輸緡煮糜庀藥活此黎元籍所餘入以待後艱復贊有司振興書院忠義節孝兩祠並建性好表章老而不倦桑梓遺聞公其文獻 翠華南幸父老江鄉公以子貴扶杖前行衣冠甚偉精力尤強蘭陔眉壽 天筆輝煌位不厭德益昌其闕伯旣名臣季亦早達仲也稍蹇孫枝繼發八袞稱觴芝顏鶴髮公之循績五邑歌謳宛滯以釋凶荒以調爲于東海爲陳太邱爲何益昌爲元道州公之著述藝林爭睹根柢鬱然旁通今古爲勸學篇爲理縣譜爲風俗通爲國史補靈光一老

忽歸道山冠蓋色悵賓從涕潛後生淺學孰共追攀墜聞軼
事誰其訂刪日月有時卜云其吉從葬先公佳城鬱鬱大書
特書豐碑矧碑隱德之阡不惟簪黻生芻近致磨鏡遠齋爭
陳絮酒聊薦隻雞神遊何處浙水東西猶有州民同此涕洟
尚饗

公祭大學士于文襄公文

代

嗚呼星坼台階峯摧衡柱際我隆平喪茲良輔自忝同朝襟
裾接武彈指七晨永違矩宇先生篤降令族名邦稟精勾曲
挺秀三江年纔廿項譽卽庭厖科名第一才藻無雙入值螭
坳出銜龍節視學三齊觀風兩浙周歷六官典農陳臬達識
精心遂參機密不言省樹能誌亡書高文燕許名蹟歐虞

輶山堂文集卷六

八

帝心默契眷禮優殊綸扉特畀克贊訐謨有醜陸梁負其險
鷲上將徂征斧吭斷臂方事之殷刺閨陳計一秉睿裁不參
羣議 廟算所及萬里燭形先生述 旨曲折親經庶幾一
德夙夜在廷大功克葳並煥丹青曷圖厥厥像紫光之閣曷延
厥世輕車之爵孔翠在冠雙睛何灼鶯黃被體五花斯躍凡
茲異數不逮文臣因專帷幄懋著其勤疊加 褒錫破格申
恩洵難後繼實罕前聞先生撫躬益思自效細及文詞大
而機要句必心經字還手校明理達情洞微抉奧四相三出
獨畱 帝旁天行至健悉倚助勤視麻宣政起草明光臣精
雖竭力疾趨蹌宣室造請聲嘶氣促 上闕庭羸俾歸沐沐
遣使遣醫朝晡相屬遺表忽來 聖容爲蹙冀其速愈載茹

之侵欲其逮見豫祿之衮侍臣將事 皇子親臨哀榮禮備
終始 恩深維賢維良以永其祀曰忠曰謹以定其誅賜兆
易名典文並美愛弟慈孫拜 恩接軌人臣之遇至此何求
不爲公憾祇愧子儔追維共事蜩集紛投精詳入理斷決如
流分公之長十人可餉繼公之後盈廷交讓天授獨絕莫之
能抗勉效規隨默增惆悵劒履在室几杖在楹陳牲于俎瀝
酒于鎗不文之筆略盡生平騎箕去鑒此精誠尙饗

公祭夢堂相公文

代

嗚呼正色綸屏精心邦憲庶政清明百寮嚴憚如霜在秋如
旭方且惟公當之顏可無汗謂宜平格壽而彌健曾未耄年
遽捐瀛館公少讀書起家秋薦司馬江干雍容薄宦累進監

輟出堂文集卷六

九

司中更憂患

帝稔其誣益深

天眷重自星郎周歷臺院

遂正端衡謨謀協贊公在司農剔除弊玩億萬金倉絲聯繩

貫公在司寇執法侃侃獄疑輒上雲消現現公在金吾輦轂

清宴途可置衣吏皆裹飯公在玉堂激揚羣彥首重器識不

專文翰公在使相三督畿甸屏絕苞苴貪風丕變公在政府

八晨出晏密勿造請時陳宜便公嚴色笑削瓜之面公富精

神紫巖之電公心如髮毫芒必辨公筆如山撼搖莫轉綜覈

名實堅明懲勸 帝曰俞哉時惟朕願孔翠豐貂副之款段

載晉

宮銜錫予無算餘事作詩沉雄研鍊得髓少陵卑哉

家選門鮮雜賓庭可羅燕一遇佳士改容以見歸自保陽力

疾不倦晨起將朝猝遇風眩請告三月懇辭蓬殿特增相位

待其少間公益感奮勉求餐膳臨絕喃喃如呼屬掾遺表馳
上 聖情惻戀以飾其終陀羅被燦以馨其報賢良祠煥庫
錕五千俾營喪竈終始哀榮輝煌誌傳凡我同朝撫膺淚濺
大事疇咨羣謀孰孰斷連喪老成公尤邦幹酌酒陳牲以申虔
奠倘念生平來歎來讌尚饗

河陝汝道張觀察祭文

代朱觀察岐張觀察之座主也

嗚呼大河秋盛流湯湯只不安厥道爲民瘍只 帝命重臣
塞且防只凡茲守土咸共襄只潛深築堅敢不覆只金門已
合奏飛章只夜半頽波輒復狂只千夫萬卒昇薪柳只旣陷
猶爭護且廂只人力旣竭遂披猖只百丈高隄飄若糠只維
時觀察立相望只指揮未終忽已茫只亟募善泗湖方羊只

輶山文集卷六

十

博求未得我心惶只三僕一生手裂裳只或自沙中得胡床
只識君故物淚先滂只再購千金獲必償只終竟寂寂衣冠
藏只憶君操翰試廣場只偶識國器重珪璋只遂撥南宮作
清郎只扈 蹕秋獮與荐揚只三十乘麾莅嵩邱只再駐河
干其一方只戮力助予何敢忘只一彈指頃隔存亡只君本
主計出納詳只不踐斯地可無傷只任事急公固其常只重
念輔車走相助只曾是不意竟代僵只死而由我淚溢眶只
雖有同氣慰高堂只尚虛嗣息奉蒸嘗只以身殉民毅魄強
只下見河伯裂眦當只披髮上訴叫天閻只遣問啣冤降巫
陽只我告君靈酌椒漿只束黍沉牲具餽餽只死事之褒
天語煌只文武六七共馨香只白馬銀濤君首驥只大工告

歲神力障只丹旄飄飄還故鄉只靈如有知盡一觴只

江西廣信府知府康靜溪先生祭文

代

嗚呼民念仁人士懷知已積善如公得年僅此遠近爲位吞
聲隕涕過車之曰衢墳巷委公籍臨泉山西興縣起家進士弟兄
競爽文名籍耳初宰嵩陽循績已偉首勸農桑遂敦詩禮開
渠數十禾苗泥泥教之織衽衣裳鞞鞞建學設塾于邑于里
絃誦之聲自遐及邇實政上達璽書褒美奉母之官平反色
喜公以憂去攀轅臥軌愛及其親爲立私祀出牧酒泉玉關
尺咫旁午使車交馳驛匪公應以暇耳受口指併屯歸民勞
逸均止教養踰年人和政理種柳金城甘棠是比嘗鞫潰兵
察其傷痍百數十人同日免死嘗撫悍狗單騎往視稽首受

輶山堂文集卷六

十一

約不煩一矢藩翰失人政多糠粃上下乾沒競爲逾侈公識
機先隱憂不已告之莫悟救之無恃引疾年餘勿貪撫仕耿
耿茲心誰其諒只擢守西江迺蹶然起遠彼衆濁還予清泚
載長禾桑載榮桃李車前文鹿兒傷馴雉昔在中州邑乘手
紀況茲大郡前聞荒鄙揆逸闡幽芟繁削俚脫稿甫竟西獄
方燬玉石雜糅不可爬洗公本性剛辯訴所恥飲恨自絕握
拳齟齬七邑之民呼號徒跣肅人聞之哭巷罷市嵩人聞之
攜芻掛紙某初弱冠識公官邸遂荷忘年交深孔禰委之筆
札贈之筐篚謀及其家倚如一體心有餘明皆公所啓身有
餘溫皆公所使望風長慟寢門非擬生我父母知我鮑子公
有哲昆廉明愷悌公有令嗣詩書濟濟公所未竟毋悲中否

再大其門終昌厥祉何以明忱陳牲酌醴何以爲哀抒詞作誄哀些之音疑于變徵靈其鑒之庶幾饗是

少宗伯錢籜石先生祭文

嗚呼耆舊凋零老成徂喪況擅風華東南物望德重閭式年推朝杖木壞山隕將安放仰公早失恃敝履單襦生有慧業讀等身書事父撫弟日起文譽硯席所至從遊翕如太傅文端爲公族祖賞公雋異居公寓廡屬和天文時出奇古名動公卿爭先爲主共舉制科復荐經學衆望允孚疊遭放駁氣不少挫觥觥嶽嶽言非知己輒顧而曝年逾四十甫捷南宮河汾弟子貴已登龍後先瀛館執禮維恭權經司馬問字司農公亦升華鶴銜側席旋橐丹毫進佐宗伯屢持文枋求

珠剖璧名士翩翩清臣奕奕七袞有六公乃引年維時令子繼逸集賢復許歸侍天倫快然孫曾繞膝仲季駢肩公之說經紛綸如井允長六義解頤如鼎理必牝獲語堪深省聽之不倦齟之彌永公之賦詩佇興而就秋水芙蓉天然明秀別有元解淺夫難究出入雙單知音迺授公之題字落筆風生方圓信手肥瘠忘形純遊天趣無意書名胸中萬卷傾瀉而成公之作畫得師衆有妙絕寫生雨荷風柳時染大筆作花如斗凡史矜能望而返走從公燕語如譜宮商乞公揮灑如襲琳瑯醉尤八妙戲亦能莊十年林下盃斝縑緗思公去朝二疏祖道望公在鄉靈光一老惟此眉壽若符心禱何意大椿忽焉梧槁形神雖隔襟抱常存風流頓歇翰墨彌尊名慙

後進誼託通門無文述德聊存溪蓀尙饗

韞山堂文集卷六

三

韞山堂文集卷七

武進 管世銘 緘若

策

詩樂

自漢以來諸儒之言樂者皆耳食也謂六笙詩本有聲而無辭則爲徒樂謂變風變雅不入樂則爲徒詩由是審樂者不知詩能詩者不知樂其流旣判遂不能以復合焉而惡知夫樂之必有詩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舜則自言之矣舜之言不信而將誰信乎又惡知夫詩之無不入樂也詩三百篇孔子皆絃而歌之矣孔子之事不足據而將誰據乎況春秋左氏傳之引大武也以耆定爾功爲卒章其三爲賚其六爲桓可見樂之必有詩矣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古琴歌五曲內有鵲巢白駒夫伐檀爲變風白駒爲變雅亦可見詩之無不入樂矣古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後世易以五六工尺上四合初不知其所昉然按楚詞大招云四上競氣極聲變只則知其由來遠矣顧楚聲本非風雅所謂遲其聲以媚之者不能不以數音而歌一字俗樂展轉相沿便於用五六而不復用宮商然漢魏之樂府唐之絕句宋之長短句蓋猶可以歌也近世更製爲九宮譜以歌俗樂而凡詩人之所作概不可以入樂焉因并三百篇而疑之則是據隸楷而改籀篆之文執箏笛而議琴笙之節也我

皇上聲律身度深究大樂之原既審定前明朱載堉樂書援古八俗之非悉以宮商與五六等字並列復改正其琴譜一字數音之繁縟靡曼而廣中和韶樂之例惟用一字一音於是特命儒臣之知樂者稟承 睿旨自關雎以下三百篇悉以宮商譜其節奏以復孔子絃歌之舊其聲和平莊雅足以格上下而感神人又 論定韶舞樂章卽虞書篇末所載喜起明良之作今按三謨之末繼以夔言殆所謂功成作樂而帝之作歌轉次於樂臣論樂之後然則簫韶九成其樂章卽不止此數語而必以喜起三章爲要領是以史臣紀載之體其附類有宜然者乎益仰見 聖明指示並千古未發之覆而爲徒詩徒樂之說者咸有以息其喙也

經學

韞山堂文集卷七

二

聖人之作經也猶天之懸日月地之奠河嶽也日月明而陰陽敘河嶽奠而高深列六經作而倫紀昭王者之治舍是無以爲治也儒者之學離是無以爲學也易書詩禮樂春秋並列見於小戴記之經解此六經之昉也樂經亡而經止五六經益孝經爲七經五經析三傳三禮爲九經九經益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十三經此其有據者也舊說以五經五緯爲十經六經六緯爲十二經緯書非聖人所作恐不足以當之至以禮記春秋左氏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穀爲小經特以篇籍之繁簡爲區別乃唐宋之陋名耳漢武宣二帝先後立五經博士易施魯孟喜梁邱賀及京房氏書歐

陽生大小夏侯勝建詩轅固齊申公魯韓嬰韓禮二戴德春秋

嚴彭祖顏安樂為十四博士而毛公詩費直氏易左氏穀梁春秋

古文尚書均未得立焉唐宋諸經正義註則易魏王弼書漢

孔安國詩毛公三禮東漢鄭康成三傳晉杜預東漢何休晉范甯

爾雅晉郭璞論語魏何晏孟子東漢趙岐疏易書詩左傳禮記

唐孔穎達疏周禮儀禮唐賈公彥疏穀梁唐楊士勛疏爾雅

論語宋邢昺疏孟子宋孫奭孝經註疏皆唐元宗御製註釋

經疏廣註此其體也唐以帖經試士專取記誦無關義理熙

甯中始更經義則今制藝之緣起焉國家功令鄉會試五

經專主程伊川朱晦翁胡文定蔡九峯及陳滄氏之傳說以歸畫一又

有御纂四經欽定三禮並列學宮先列程傳朱子本義

韞山堂文集卷七

易朱子集傳詩蔡傳書及先儒精粹春秋之說為正義次則

採諸家之可並存者及別義之可旁通者後以按語折衷之

使學者沿流討源由同證異一洗專己守殘之陋而益窺聖

人作經之心此田何伏生毛萇戴聖所以全羽翼之功而服

虔鄭孔賈可以免聚訟之失矣

史學

立乎數千載之下而數千載上君臣行事之得失禮樂制度

之因革精而天文廣而輿地顯而忠臣孝子之樹立隱而儒

林處士文苑之流傳無不坐而致之燭照而數計之所恃者

何也曰史也尚書春秋左氏國語皆史之緣起而後代之正

史則首司馬子長總攬黃帝訖漢武三千餘年之事為史記

一書班氏稱其文直事核不虛美不隱惡孟堅踵爲漢書范氏稱其贍而不穢詳而有體皆知言也其曰是非頗謬於聖人及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則文人之相傾歎蔚宗後漢書詳整贍逸足繼馬班故世稱三史自是而降才識學俱長者歐陽修五代史也其不足者時爲之也才學俱長者陳壽三國志也不足于識者以其帝魏寇蜀也才識俱長者李延壽南北二史也不足于學者以其未能作志也房喬等之晉書魏徵等之隋書宋祁等之唐書其次也沈約之宋書蕭子顯之南齊書姚思廉之梁陳二書李百藥之北齊書令狐德棻之周書又其次也魏收後魏書之諂諱不平揭傒斯遼金二史脫脫等宋史之繁簡失當宋濂等元史之考訂譌舛其最

下乎正史外如荀悅漢紀袁宏後漢書習鑿齒漢晉春秋干寶晉書崔鴻十六國春秋范祖禹唐鑑劉恕十國紀年李燾長編王偁東都事畧皆可相輔而行者也資治通鑑司馬公在洛十五年而成此書其功大矣朱子因之修爲綱目大書分注義例秩然其尤足補涑水之不逮者予昭烈之正統存中宗之紀年也通鑑目錄舉要溫公自作舉要補遺胡文定公作綱目有尹氏發明劉氏書法汪氏考異王氏集覽皆朱子之功臣也廿一史爲紀傳體昉尚書通鑑綱目爲編年體昉春秋及左氏傳建安袁樞又創爲紀事本末蓋取一事之首尾散出於數百年之間者相爲綴屬以便學者朱子稱爲國語之流亦稽古者所不廢歟至于論定本朝人物尤多

忌諱之私瞻狗之失劉彥和所謂吹霜煦露寒暑筆端同時之枉可爲嘆息者也我

皇上詔修國史于諸臣列傳 特命據事直書美惡自見此猶敘陳平之智術不諱受金述張湯之技能兼傳嚴酷段熲爲中興名將而依附宦官馬融爲絳帳經師而屈節梁氏瑕瑜可以互鏡醇雜不妨並存著實錄於當時俟公論于後世豈非千古作史之準而大道爲公之盛心乎紬石室而發金匱者其知有所折衷矣

續三通

昔太史公作史記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自班孟堅斷代爲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至司馬溫公作資治

通鑑始會十七史千三百餘年之事於一書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溫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畧於典章經制夫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代各有史足該一代之始終典章經制常相因者也自三代損益以至秦漢唐宋凡禮樂兵刑賦斂選舉其終不必盡同而其初不能遽異苟非統觀前後融會而貫通之豈易言其變通張弛之故乎此杜氏通典鄭氏通志馬氏通考所以與通鑑相爲表裏而有功于來學者也岐公始因劉秩政典廣爲通典分門以八綱領宏大考訂該洽顧議者猶病其節目未脩去取未精亦未諒其創始之難也鄭樵漁仲撰通志畧紀傳仿史家體而作譜以概表作畧以概志其自序曰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畧

凡二十其五畧漢唐諸儒所得而聞也其十五畧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今按五畧中如職官選舉多仍通典原文而無所補益其十五畧中如天文地理器服亦覺挂漏餘則洋洋大觀矣至鄱陽馬端臨出實集二家之成增益其事迹之所未脩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作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爲門二十有四凡敘事則本之經史叅之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信而有徵者從之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敘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燕談稗官紀錄凡可訂得失証是非者採之所謂獻也非經邦稽古必不可廢之書乎然通典止於天寶而肅代以後闕如矣通志通考止於淳熙嘉定而宋元以後又闕如矣宋白嘗續通典而傳習未

廣王圻嘗續通考而紕繆益滋著述之才蓋若斯之難也我皇上特敕儒臣續修文獻通考次及通典通志于是唐宋以來千有餘年之間典章經制燦然畢脩而且考一統之志增禮器之圖表八旗之譜辨同文之畫可謂極規模之濶大盡義例之精詳矣竊以爲續古人書與纂輯羣書者不同而必求肖于古人之體質且如杜氏主于簡嚴鄭氏期于精核馬氏長于詳贍必使古人可作亦無不類之譏是又載筆諸臣之責爾已

文體科目士習

三代之取士無所爲文詞也有躬行焉而已無所爲決科對策也有鄉舉里選而已自漢賈董公孫之徒以對策顯鄒枚

司馬之屬以詞賦名而文章之用始重于世然漢代兼用孝廉賢良諸科未嘗專用文學也科目之名至唐而脩由學館曰生徒由郡縣曰鄉貢其天子自取曰制舉諸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算有明書而士族所趨惟明經進士爲特重宋踵唐風而欲防弊故考較特嚴覆試起于乾德糊名起于淳化易書起于祥符然止叅用經義詩賦而已至明下開科詔而四書之文遂爲令甲所遵其另委官主試自永樂始也各省之遣京官主試自嘉靖始也至試卷分南北取中自仁宗始也文章盛衰與世運相表裏西京之治最爲近古故其文醇厚質實有三代之遺風東京稍靡然經術之彬彬如也一衰於六代而韓愈振之再衰於五季而

歐陽修振之唐宋文之昌皆其盛時也有明帖括之興雖與前代之文不同然代聖賢立言果能以程朱之理運韓歐之氣亦足以刻劃天地之情狀囊括古今之變態而士之器識與其學養胥於是覘焉其得人固不減于策論經義詩賦也不然博雅如揚雄劉歆經術如孔光張禹無益于國有玷于身所謂孔雀文章不掩其毒耳詎足貴哉蓋士之所謂學者大之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而下及于方名象數之微士之所謂文者博之于經籍史傳諸子百家而約之以中正和平之旨昔程子之議選士也先之以性行端潔重之以曉達治道朱子之議貢舉也亦以士必求爲義理之實而不可但爲科舉之學周元公之論文則本之於載道胡安定之教授則

分之以經義治事學者誠能敦本尚實以消其浮競之心強識力行以作其委靡之氣何患其學不爲修己治人之學其文不爲經術有用之文乎我

皇上壽考作人文明大啓自國學以至直省郡縣生徒不下數十萬人每鄉會科所得士率千五百有奇知必有特達之士以三代之學爲己任出而應至公之選者而不徒以獵詞華競名譽而已也

屯田

有拓地之實而無曠土之虞有養兵之利而無累民之害者其惟屯政乎屯於腹地與屯于邊地不同承平旣久汙萊盡闢幾無待懇之田不若沿邊之地闊而人稀也屯于久附之邊與屯于新附之邊又不同服屬旣深土著日衆漸知稼穡之利非如新附之事荒而術創也我

輶山堂文集卷七

八

皇上聖武誕敷版圖式廓平定準回二部開拓新疆二萬餘里特命大臣各駐專城分司屯務將使要荒以外之地悉入正供游牧無常之民咸知粒食此播百穀則三壤之盛心也豈徒繕經費足兵民而已哉蓋嘗取前事而師之設重臣以督其事則漢都護之制可稽分各衛以籍其丁則唐軍府之模可復身先以倡將士當如郭子儀之駐河中安堵以肅兵民當如諸葛亮之軍渭上益游兵護田作乃趙充國之便宜假糧種給耕牛亦韓重華之遺策水陸肥瘠播植之故得任峻爲典農郎功庸煩省收率之宜使趙過爲揆粟尉無事

則益蓄省費祭彤任尙之成績可遵定變則卷甲裹糧常惠
陳湯之奇功立奏以今準古何多讓焉亦在司其政者之實
心任事而已抑又聞之古者寓兵於農亦寓教於養庸次比
耦出友入羣民情所以睦也合作均收輸總納結民志所以
定也仍其樸略之舊而予以樂利之安化其頑悍之風而導
以忠愛之義將見南北一尉中外一家使繩行沙度之鄉永
遠爲我赤子 聖天子在上自有所以潛移而默運者固非
謏劣小儒所能窺測於萬一也

積貯

先王不能使天下無不饑之歲而能使天下有不饑之民家
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而蓄積常足矣大司徒以荒政十

輻出堂文集卷七

九

二聚萬民而水旱有備矣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鄉師巡國
野而調糴阨何其委曲而詳至歟漢臣賈誼上文帝疏曰積
貯者天下之大命也帝感其言躬行節儉以勸百姓其後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此其效也平糴始於李悝
戰國時魏人漢宣帝時耿壽昌常平倉制穀賤增價而糴穀貴減

價而糴寔祖其意隋開皇間長孫平奏立義倉其法以收穫
之時勸民出粟于當社卽委社司檢校饑饉以此賑貸二者
皆良法也以官錢平穀價而無甚貴甚賤之傷取之民不多
而饑黎便於得食故王伯厚曰常平義倉雖始於漢建于隋
唐其意則唐虞三代不易之美誠哉是言然及其弊也侵漁
于官吏乾沒于社長市司有抑勒之擾富民有派累之虞則

其賢于漢武之均輸熙甯之青苗者幾何哉朱子在建安請
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散之民冬加二息以償歲歉則遞蠲
其息行之十四年得羨米三千餘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作
五天社記誌其事後遂上其法于朝總之常平糴之官而糴
之官者也義倉斂之民而散之民者也社倉以官貸民以民
償官而仍以濟民者也此其異同也常平宜藏于州縣而賢
長吏監之義社二倉宜各置于當社而賢紳士司之此其利
便也至于一時救留捍患則宋趙清獻拈富鄭公弼其前事
之師矣熙甯中吳越大旱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
屬縣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受粟
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又僦民完城計其備與粟倍

之曾子固作記其事所謂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
其事雖行于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者也仁宗八年河北京東
西大水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
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
以便薪水全活五十餘萬馬端臨文獻通考備載其事是故
災沴之興不能先事爲計臨時而又謀之不善者皆有愧于
趙公者也僅自瞻其所部而視他郡之流亡如秦越者皆有
愧于富公者也 國家旣令天下郡縣所在積穀兼修三倉
之法水早有備補助時聞旣已無微不至矣而偶遇偏災仍
特勅直省大吏隨方賑給行見人歌耕鑿戶頌盈甯歌壽
昌長孫平之制趙拈富弼之法皆有所不必用者矣

同文志

蓋聞著於竹帛謂之書依類象形謂之文形聲相益謂之字自結繩以還所以治百官察萬民者書契弗之能易已周禮保氏以六書教國子五方言語不通則設寄象譯鞮之官以主之當是時天下有同文之盛而越裳氏至重九譯來朝先王聲教所及如此其遠也古者造書者三人曰梵曰佉樓曰倉頡其行于中華者倉頡之六書而已自我朝混一區宇始以國書與漢字並行其切叶體例備于欽定同文韻統一書嗣因蕩平西域復闡韻統之義加以各部方言名曰同文志首係國書次列漢字而蒙古西番托忒回字以次綴書殊方絕域之音無不家喻戶曉猗歟盛哉且史籀之大

篆也李斯之小篆也程邈之隸書也王次仲之八分也史游之章草也此漢字之體也周顒沈約之四聲也陸羽之切韻也孫愐之唐韻也陳彭年丁度等之廣韻集韻也此漢字之韻也漢人識文字而不識字母江左審四聲而不審七音其前人之疎乎部分亡于劉平水音紐亂于黃公紹其後人之鑿乎夫以某字音某字而其音未必盡同以兩字切一字而其音未必盡的固不若對音三合之確而密矣文同一字而具數音則音釋煩字同一音而具數義則箋疏廣固不若據義譯書之簡而精矣至若外國之書見于前代史書者大抵承訛習謬存其崖略而已方今聖天子文命覃敷聰明天廩蒙古西番諸部落既世世內附今又掃蕩準夷平定回部

隸絕漢于版圖正前聞于史傳凡驢屠馱乘之名効行左行之體無不詳加考訂各以類從使識漢字者知葉爾爲地喀什爲水無不因其名而求其義也騰格里爲天阿思滿亦爲天無不卽其異而考其同也薄海內外尙何言語不通之患哉

澆化閣帖

蓋自結繩始易而三才之氣象以昭鳥迹旣明而萬物之情狀以顯下窮郊藪厥用廣矣周禮大司徒掌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外史掌之以教四方學童七歲則屬象胥而諭言語協詞命九歲則屬瞽史諭書名十二歲王巡狩則大習之漢制試爲史者一童所記至九千字吏民上書字不

韞山堂文集卷七

七

正者輒効故漢以前小學最重非獨結體端勁也古文造於倉頡大篆創于史籀小篆創于李斯隸書變于程邈八分始于王次仲奇字更於甄豐章草聖于張芝飛白擅于蔡邕而書之體屢變矣爾雅以記其名玉篇以詳其形司馬之凡將史游之急就揚雄之訓纂許慎之說文周顒沈約之四聲義之真卿之八法而書之義曰精矣自鍾王變體爲今隸而近世之楷法因之行草亦因之六朝士大夫殆無不工于筆札蓋一時風流所尚沾漑爲多也唐太宗精研筆法一時名流雲集颺舉虞褚歐薛顏柳顛旭狂素而外其人尙不可枚舉唐制吏部試士非能書者不得授官則當時之重書可知矣故言篆隸八分則必推秦漢言楷書行草則斷自晉唐非彙

之一編沿源竟委無以盡前賢之遺蹟備古今之大觀此宋太宗所以有淳化閣帖之鑄也太宗既平海內博求古帝王歷代名卿墨蹟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之鑄以內府棗木板都爲十卷神采法度煥如手書觀夫紙以澄心墨以廷珪則鑄搨之精工可知也二府始得與賜嘉王僅一借摹則珍藏之祕惜可知也棗材裂而擐以銀鋌原板焚而勒以貞珉長沙僧希白刻之河東潘氏又刻之刻于汝而汝帖以名刻於絳而絳帖以顯則好事者之愛護而追思可知也歐陽永叔已稱賜本爲難得米元章辨閣帖有百餘條劉次莊爲釋文以便讀黃伯思作東觀餘論以正訛則士大夫之摩挲而善鑒可知也我

皇上天章宸翰實集書學之大成曩曾輯石渠所藏刻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復念古帖流傳惟淳化閣帖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而俗本相沿精采盡失因出宋臣畢士安爲翰林時所得賜本選工鈎摹上石并命大臣折衷攷証成完璧而復舊觀豈非於攷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墜訂訛之旨哉

錢法

上世雖有珠玉上幣黃金中幣刀布下幣之文大抵施之邦交聘問至於日中爲市農以穀粟女以布帛工以器物牧以牛羊薪樵漁以鱸鼈蜃蛤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卽有懋遷爲業者亦以其方物之有餘易彼方物之不足計其時民間蓋無所用乎錢者也太公作九府圜

法金重以斤錢重以銖此鑄錢之始而施行之道無聞當亦
僅以爲邦幣至周景王鑄大錢始有子母相權之論然則錢
之通用于民間其昉于此時乎自是以降錢偏于重者有當
千直百當五十之名錢偏于輕者有榆莢鵝眼縷環之目偏
重之幣一日中廢不用富民挾錢者皆立貧疑畏而不敢蓄
偏輕之幣百物皆增倍蕪之直復隨手破碎而不可以收存
是以古今論錢法者莫善乎齊孔顛所謂不惜銅不愛工者
是也又莫善乎宋呂祖謙所謂自漢而後五銖錢爲得中自
唐而後開元錢爲得中者是也且夫近代之用錢與前世之
用錢又有異前世錢與穀絹相輔而行並爲質重之物難于
越鄉錢弊而穀絹固不與之俱弊也近代錢與銀相準而行

錢必載以舟車銀可攜之掌握負之囊篋又居民日用資錢
者多商賈遷移挾銀爲便錢與銀之值必使相埒而商民始
免于偏困焉然則就錢論錢務令肉好適均輪廓周正者錢
之體也合銀論錢務令贏縮相當遠近一致者錢之用也而
用之弊與不弊仍各視乎其體焉蓋官鑄之錢不精奸徒始
得以私鑄惡錢攙雜甚至私銷官鑄之精錢以益之久之精
錢曰少惡錢曰多嚴爲禁絕精錢少而價倍昂聽其通行惡
錢多而價倍賤此必然之勢也然則救之將如何曰官局鑄
錢銅必精工必善雖多費不惜焉蓋以錢之千當銀之兩固
爲適中就使贏兩之二三以鑄千錢所費工本之銀故在地
上而官局則多錢千矣民間習見官錢之精好自必厭薄私

錢之惡劣不待官禁而將自屏焉民間自屏惡錢斯奸徒無所得售而私鑄息并無事取資而私銷亦息私銷息而錢不至過昂私鑄息而錢不至過賤錢無過昂過賤則必與銀相準而物價咸得其平商民交資其便矣雖然積一二年之精鑄不足勝惡錢之充斥也則以收毀遏其流減一二年之濫作不足絕貪夫之覬倖也則以停撤拔其本又或謂銀因少而昂錢因多而賤則于應發之官錢概以官銀暫爲改發無抑勒苛求之擾有轉移酌劑之功非皆我

皇上之洞悉物情因時立制救弊而不虞其滋弊者乎于此仰 聖慮之周詳固非臣下之所能見及于萬一也

韞山堂文集卷八

武進 管世銘 臧若

讀書得三十四則

六經俱有倒裝句法至秦漢人文字猶然訓詁家每未理會
及此或強作解事或指爲闕文疑誤後學不少說見前定
之方中商書釋訓三疑篇

大禹謨念茲在茲四語舊註謂禹勉帝念皐陶蔡傳謂禹自
述其念皐陶者如此鄙意四語乃黎民懷之注脚就民身
上說似較直捷

益稷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十二師卽十二牧五長卽五等
諸侯蔡氏乃謂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
糾羣后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是十有二牧之外又有
所謂十二師五長矣虞夏之制恐不如此糾紛也

皐陶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當是承帝責望殷
肱之意告誡羣臣也屢省乃成欽哉方是轉而勉帝以起
下賡歌

禹貢旣載壺口治梁及岐先儒謂卽雍州之梁岐二功一時
並舉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按他州並無此例況
後有導山總文自見施功次第又何以分舉爲嫌乎蔡傳
以離石之呂梁介休之狐岐當之是矣但二山去河甚遠
不當言河流所經意二山之下自有他水如岳陽注中之
汾覃懷註中之淇涑者而惜乎其未之攷也

五子之歌一人三失古人三字九字皆訓多只是居高位而見過易多之意

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粃只是薰猶不同器意不必以苗粟比桀以莠粃比湯

太甲子弗狎于勿順卽畱侯所謂此非可以口舌爭也攷亭孟子集注謂伊尹不忍習見太甲不義之事語氣似覺太過蔡仲默不用其說謂不使太甲狎于近習成湯敷求哲人俾輔後嗣時太甲左右應無便僻側媚之人況伊尹身爲阿衡刑殺惟命果有其人何不可投諸四裔而必放其君以遠之哉

陸子靜讀論語第二章卽覺有子之說爲支離蓋以次節仁

輶山堂文集卷八

二

字屬學上說故也余謂按切在位之君子一直從教民說下則精粗畢貫矣

陳亦韓司業以論語賢賢易色指夫婦說其言甚創而確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是我去因人宗是人來宗我故以亦字包舉之集注本明白顯易不知講家何以并爲一談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二字是封人特筆正爲萬世之聖人寫照若僅如集註則門人記論語時言已不驗又何所取而著之篇乎余謂匹夫而爲天下師一言而爲天下法二語可爲木鐸二字註脚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兼善惡言觀過斯知仁矣單指君子言若如集註添入不仁一層彼小人大節已虧其過甯尙足

觀乎

夫子之文章節以六經論語爲夫子之文章似比集注威儀文辭較爲實落天道指往來運數而言方與性字有別若如集注性道其實一理端木氏又奚煩別而言之

有恆爲作聖之基此朱子推廣之義非夫子當下語意也求聖人之學不可得得君子而亦可與之作聖求善人之質不可得得有恆者而亦可與之從善只兩開說末節并嘆有恆之難則君子之難亦在言外不必再繳轉聖人也講家誤會註意生出許多枝節來

錢文敏公嘗論必有寢衣當是今人之短襖謂長一身而有其半非以半覆足之謂

韞山堂文集卷八

三

鄉黨末章先儒疑有闕文余意恐是句法倒置若云山梁雌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子曰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則義順而詞完矣

管仲非仁者與章末節死節大義聖人以匹夫溝瀆之諒小之程子求其說而不得乃創爲桓兄糾弟之說以明管仲之不當死其意善矣而論實未確春秋未成乎君者皆略其君臣之詞其於管仲猶是也毛西河歷引諸書以証桓兄糾弟而于聖人立言本意究未發明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舊注以言過其行爲恥集注甚新然聖人語氣恐無此刻劃

大德不踰章子夏篤信謹守正是平日從事于小德者其云

小德出入可也乃是晚而進德有窺于聖人達權通變之
妙外注所譏似爲未審

所謂故國章世臣謂可畱輔子孫之臣集注泛作勲舊說則
六卿三家足當其選矣

離婁章凡四段四故曰皆是成語每段下仍綴以孟子引伸
王者之迹熄章詩兼風雅昉于李安溪足正黍離降爲國風
之說之誤但李氏專指正風正雅余謂不若兼變風變雅
言之于詩亡之義較備春秋繼詩而作亦倍有關係也

我竭力耕田躬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四
語合下只完得一恕字注脚可省却講家如許曲折與予
豈若是小丈夫然哉一節文勢參看令人言下自得

輻山文集卷八

四

泰山上有孔子小天下處則孟子所云登東山登泰山自是
實象孔子小魯小天下正是指示學者猶川上之意也觀
海之喻又是孟子推廣言之玩故字文義可見不知講家
何以概作喻言

錢文敏公又嘗論孟子憂心悄悄節何以先孔子而後文王
蓋士憎茲多口是正對貉稽發問意下特推廣言之不但
士也士而至于聖人而愠之者愈多也不但聖人之窮而
在下卽聖人之達而在上而亦不能盡殄厥愠也不殄有
威權勢力俱無所用之意

由孔子而來節孟子生平自比孔子獨于此處不敢竊附見
知可見聖賢自任自知並行不悖

班固古今人物表爲史家所譏以其無與漢事也然有古無今師古謂其書未畢竊意不然論定本朝人物易涉忌諱疑固必有西京人表別本蓄而未出而瘳死之後遂失其藁耳吾友莊子虛庵嘗言後世如有繼班氏之志者合漢以下二十二史作續古今人物表詮次務期諦當偶以已意進退必附著之亦藝林未創之奇也

讀後漢書循吏儒林獨行黨錮諸傳想見東京風俗之美氣節之高意所激發輒淚涔涔交睫下急掩卷亂以他語而後止惟疑東漢不宜立酷吏傳漢末鈞黨之攷宦者爲之董宣湯球本皆名臣惟王武貪殘係王甫養子附甫傳可耳武爲湯球所誅尤不當與球同傳南史好信讖記紀傳

中雖小小謠諺必附會而證明之頗有穿鑿鄙俚處或係舊史原文然李氏不刪大爲良史之累又宗室及王謝子弟恨不作一世系表使人開卷了然左氏爲羣史之祖然其文筆有可施於古而不可施於今者歐公五代史每好用其句法如以某官某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五代史皆省以字此仿鬪班爲令尹華元爲太宰之例唐莊宗剖劉仁恭心祭克用墓五代史書用仁恭昌平此仿用鄧子於次睢之社之例顧甯人譏新唐書祭物毋用寓遇妾不慈戶知之非註解不能明其失得無相類耶讀書意所未安輒條記之以俟博雅或亦學者格物窮理之一助非敢輕議前賢也

人情貴古而賤今獨於撰郡邑志則相反人物藝文宋以上
什之二三明以來什之七八余謂凡修郡邑志且將二十
二史檢閱一過凡係本郡本邑名宦人物皆應全錄其本
傳再取唐宋以來如李杜韓柳樂天永叔東坡山谷半山
放翁諸大家詩文集及文選文粹文苑英華全唐詩宋詩
鈔等書所載有與其地其人其宦相涉者概行摭輯然後
旁及歷代類書說部及各名家撰述再益以郡邑前輩中
好古之士蒐輯攷據著有成書者取博擇精一正從前簡
陋之失至近代當取其卓然可傳者著之不以繁蕪爲貴
也

古人以甲庫藏經乙庫藏史丙庫藏子丁庫藏集然唐以前

如山海經國語戰國策離騷文選等書分置四部體例已
覺未協況近書日益多乎嘗擬於經史子集之外別立四
目曰類曰選曰錄曰撰類首山海經而以杜氏通典鄭氏
通志畧馬氏文獻通考類函會要冊府元龜玉海諸書附
焉選首文選而以唐宋文粹文苑英華宋文海文鑑元文
類明文衡全唐詩宋詩鈔元百家詩選明詩綜等書附焉
錄首國語戰國策而以漢魏叢書津逮祕書唐人小說一
切宋元明說部諸書附焉撰首離騷而以唐宋以來各家
雜著孤行於世者附焉

嘗欲撰錄自古論文論詩之語爲二書論文則自左邱明司
馬遷相如揚雄班固范蔚宗以下如魏文典論陸機文賦

劉勰文心雕龍以及唐宋以來論文之語附焉論詩則自
鍾嶸詩品沈約謝靈運傳論司空圖詩品嚴滄浪詩話杜
工部漫興絕句元遺山論詩絕句以及歷代諸家詩評詩
話有益于作詩之旨者附焉

詩中用字有具兩音而義各別者如中酒之中從平中興之
中從去馬援之援讀若願耿弇之弇讀若甘雍梁之雍讀
若壘龜手之龜讀若君殷雷之殷讀若隱朱殷之殷讀若
黜平反之反讀若翻蓮勺之蓮讀若輦趙孟頫之頫讀若
俯華不注之不讀若柎之類是也有音雖異而義可通者
如可否之不讀浮天涯之涯讀怡相望之望可平忘懷之
忘可去蒼茫之茫可上虹霓之霓可入打字則梗馬兼收

大字則泰箇並入之類是也

韞山堂文集卷八

七

北音無入聲故多不諳平仄南中則人人知之然爲吳音所

誤者亦復不少苟非老於詞賦之士難免不識字之譏如

揆度之揆几杖之几靡鹽之靡入四紙釜庾之庾同姓網罟

之罟入七麋禰衡之禰拊脾之脾抵牾之牾醍醐之醍入

八霽愚駮之駮八九蟹郭隗之隗山同八十賄牝牡之牝

元稹之稹八十一軫赫烜之烜八十三阮瑟僊之僊八十

五潛鼎鑊之鑊瑚璉之璉八十六銑么麼之麼八二十哿

美里之羨八二十五有領下之領八二十七感錯綜之綜

八二宋篋笥之笥歸然之歸八四寘遴選之遴八十二震

婉變之變八十七霰巡邏之邏楚些之些八二十一箇幽

夔之夔八二十四敬金甌之甌八二十五徑表延之表八
二十六宥鳩鳥之鳩八二十七沁皆無平聲而俗多誤讀
爲平佩韋之韋入五微跌坐之跌日晡之晡八七虞梳篦
之篦金銳之銳裝齋之齋八八齊頭頰之頰八十灰八閩
之閩縫紉之紉八十一真塵念之塵八十二文殫竭之殫
信人之信狡猥之狡八十四寒跳珠之跳八二蕭泡影之
泡皆警之警八三肴覩縷之覩八五歌幽并之并僖父之
僖八八庚盤銘之銘門局之局郊垆之垆八九青詳諳之
諳八十三覃皆無仄聲而俗多誤讀爲仄凡斯之類不可
枚舉至於上去二音舛互尤甚以其同爲仄音可免失粘
之誤然謂之審音則未也嘗擬作吳音砒石一書以正其

謬偶誌其梗概於此

論文雜言四十一則

初唐五古之有張陳猶隸楷之有鍾傅也王孟李杜之作則
義獻之神明變化矣

世知韋蘇州之學陶而不知元次山之亦出於陶也蘇州有

意學陶而得陶之性情次山無意學陶而得陶之志節

韓柳皆古文名家所謂餘事作詩人者也然昌黎之七古柳

州之五古李杜王韋之外亦子焉寡儔昌黎遜李杜一籌

頓挫處較少柳州遜王韋一籌刻劃處較多耳

李東川五七古俱卓然成家滄溟獨取其七律非作者知己
也

王孟詩品清超終是唐調惟韋蘇州純乎陶謝氣息

青蓮絕句純乎天籟非人力之所能爲少伯則字字百鍊而
出之兩家蹊徑各別猶畫家之有南北二宗也

或謂王之渙黃河遠上一篇之外何不多見余應之曰神來
之作卽作者亦不能有再

王孟韋柳詩惟一體太白有古體有唐體已當分別觀之至
少陵五古則賦序記論碑傳誄贊一切雜體之文無不以
入之故其體愈雜而其觀愈奇矣

北征詩千古奇作吾欲以庾信哀江南賦敵之昔人配以昌
黎南山失其倫矣

題畫詩透過一二筆便覺不止于畫少陵每篇有之

韞山堂文集卷八

九

太白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摩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
中少陵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意境同一高曠而三人
氣韻各別識曲聽其真可以窺前賢家數矣

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杜公于
王李二公皆竭力爲之湔雪要是當日實在情事非阿私
所好也昌黎永貞行於劉柳罪狀直書不諱吾以爲易地
皆然

七言律詩最要五六句得力如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
大明宮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是也宋元以
後只是三四句好耳

崔顥黃鶴樓以古體入律也少陵白帝城以古調入律也

摩詰爲正雅少陵爲變雅觀二櫻桃詩可見

杜公蓬萊宮闕對南山六句開兩句合太白越王勾踐破吳

歸三句開一句合皆是律絕中創調

七律對結七古複收此是明人學杜最可厭處

韓君平春城無處不飛花只說侯家富貴而對面之寥落可

知與王少伯昨夜風開露井桃一例所謂怨而不怒也

不知其人視其友觀義山哭劉蕡詩知非僅工詞賦者

五言古詩琴聲也醇至澹泊如空山之獨往七言歌行鼓聲

也屈蟠頓挫若漁陽之怒搗五言律詩笙聲也雲霞縹緲

疑鶴背之初傳七言律詩鐘聲也震越渾錙似蒲牢之乍

吼五言絕句磬聲也清深促數想羈館之朝擊七言絕句

笛聲也曲折繚亮類羗城之暮吹

王阮亭文潞公詩天遣不同韓富沒姓名留冠黨人碑沈宗

伯確士以潞公名列司馬光之次易冠爲重崔華不雕丹

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極爲漁洋激賞所謂神

韻天然不可湊泊也沈病其合掌易丹楓爲白蘋遂使昔

賢名句索索無生氣矣

唐王維詩知禰不能薦羞稱獻納臣蓋用孔融薦禰衡事耳

別本作知爾非是沈歸愚唐詩別裁既知闕舊說薦於禰

廟之鑿乃亦改禰從爾何也

施愚山哭宋荔裳觀察落句云張堪妻子愁難托巢卵長拋

虎豹叢沈注云張堪卒於官無托妻子事係借用願託妻

子於朱生語見後漢書朱暉傳又某公詠吳宮用木柀字
沈云木柀係隋伐陳事此處不切豈未見三國志木柀蔽
江而下語耶

皖江程叔才注陳檢討四六舛謬極多姑舉一二言之銅雀
瓦賦彈碁愛子傅粉佳兒卽阮亭所謂巾角彈碁妙五官
搔頭傅粉對邯鄲蓋指子桓兄弟也乃誤引何晏傅粉浙
西六家詞序詞如白石梅溪蓋史達祖有梅溪詞姜夔有
白石詞乃誤引王梅溪十朋又如蒲城屈梅翁註阮亭秋
柳詩以白下門三字遂指爲感弔前明作者有知皆當軒
渠地下

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梅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

韞山堂文集卷八

十一

沈宗伯確士屈家而俚沈謹而庸施朱玉宋之風於茲邈
矣

桐城劉大櫟耕南任黟縣教諭著有海峯詩鈔各體俱有本
末近自館閣及山林罕見其匹余嘗題其集後曰當代論
詩最不羣寒瓊橫槩氣如雲飛沈竹嘯軒名在至竟尙書
愧廣文

先比部任都水員外郎時張樸邨雲章手書集句一聯贈曰
孺子亦知名下士詩人例作水曹郎

比部公嘗夢中見一聯醒止憶其上句曰遼東高士龍頭譽
意蓋切管氏也以語同里黃蓆門孝寬黃應聲曰江左夷

吾天下才

蓉溪從祖著海天集中警句如桃花浪暖鴛鴦浦柳絮風輕
燕子山天地百年豪傑夢鶯花三月女兒情有薩都刺宋
子虛之風

孔東塘桃花扇自序以子午谷丁卯橋作對按宋周密居癸
辛巷故有癸辛雜識又塘西有乙未亭

王阮亭平山堂下五清明按東坡集別子七端午此又古今
天然對偶也

國朝古詩五言如施愚山浮萍兔絲篇王阮亭白石橋尋黛
溪遂至摩訶峯下蠶租行焦山古鼎詩

咏古過涿
州七言如吳梅邨永和宮詞蕭史青門曲王西樵長平坑
歌王阮亭周文矩莊子說劍圖明景帝廢陵吳漢槎將赴

輞山堂文集卷八

七

遼左留別吳中諸故人朱竹垞大牆上蒿行玉帶生歌尤
展成明史樂府數篇邵青門熊經略周將軍梁佩蘭養馬
行日本刀歌毛西河楊將軍美人試馬歌潘稼堂華峯頂
荔枝盆登五老峯最高頂吳天章次青縣題壁趙文饒踏
車曲查夏重開口觀魯魚者以上諸篇皆不減古人

日讀魏叔子古文一二頁輒令人增長器識曰諷施愚山五
言詩一二首足令人疏瀹肺腸

國朝古文侯魏齊名然壯悔堂文縱橫踔厲未免氣盡語竭
不若叔子之堅栗精悍而文章之外尚有平生志事在也
邵青門當次于侯汪鈍翁姜西溟又當次于邵

科舉之文爲能詩古文詞者所不道然旣已爲之則亦不可

不精嘗取一國朝之文論之以制義而直接八家之統者方百川是也以制義而盡擷注疏語錄之精者李安溪是也熊次侯龍行虎步振開國之元聲韓慕廬吸露餐霞息塵寰之雜響故論品方李爲高論功能韓爲大

經制題不可杜撰一語當以六經爲注脚儲中子張曉樓是也理境題不可抄襲一語必以白戰奏奇功方百川方望溪是也

王牆東文著著緊儲在陸文步步寬皆人所最不能及者名稿之最利舉業者其方望溪儲中子乎方善用虛儲善用實兼斯二者猶掇蜩矣

嘗記與周宿航論時文雖小道然果精其術亦自足以刻劃

天地之情狀囊括古今之變態其用與詩古文詞等曾選定熊鍾陵劉黃岡張京江李安溪韓慕廬儲在陸方百川方望溪王牆東方朴山儲中子張曉樓十二家專稿爲國朝十二家文衣食奔走無力付梓以爲他日之券可也松厓叔氏論時文對策有云作文之道先積理斯陰陽向背聖狂敬肆是非可否之原無不悉矣亦多讀書斯天地方物禮樂兵農治亂得失之原無不悉矣

嘗與同里諸子論文余目周子宿航爲仙趙子法伍爲鬼沈子佩蘭爲怪或戲曰韞山當自作何品題宿航曰管大英風浩氣固當以神明目之一時里中遂有神仙鬼怪之目莊子虛庵詰余曰何以處我余笑應之曰君當是聲聞辟

支耳

韞山堂文集卷八

十四



